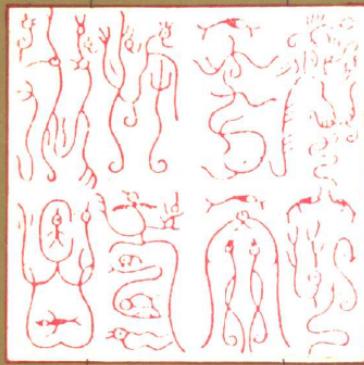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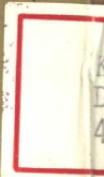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

兩宋御史中丞考

刁忠民 著



己 聖 書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第一輯

兩宋御史中丞考

刁忠民 著

責任編輯：秦伏男
封面設計：王蓉貴
封面題簽：劉琳
版式設計：王蓉貴

兩宋御史中丞考

刁忠民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市鹽道街 3 號)
四川省地礦局測繪隊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8.25 178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800 冊

ISBN 7—80523—728—X/K·151 定價：15.00 圓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第一輯）

顧編

問：曾棗莊 劉琳

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李文澤

祝尚書

馬德富

郭齊

郭聲波

舒大剛

執行主編：

舒大剛

李文澤

116613

宋代文化研究叢書總序

曾慶莊

宋代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轉折點，它對明清文化的发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已為學術界所公認。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鄧廣銘先生也認為：「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由于前輩學者的倡導，宋代文化研究已經取得可喜的成績，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論著。但比起宋代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深遠影響來，我們仍需繼續努力，進一步加強宋代文化研究工作。

宋代文化不是某一領域繁榮，而是各個領域普遍繁榮。宋人十分重視前代文化遺產，對前人著述進行了大量的搜索、整理、研究工作，宋以前不少著述之能流傳至今，宋人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宋人學古而不泥古，他們在廣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全面創新，在哲學上崇尚義理，富有思辨能力，

創立了龐大的新儒學體系——理學。在文學藝術上崇尚清瘦雅淡，形成了與渾厚豐潤的唐風有明顯區別的宋調。「不踐前人舊行迹」（張耒《讀魯直詩》），這幾乎是宋人的普遍心理狀態。加強宋代文化研究，首先應加強對宋代文化各個領域的研究，闡明宋人在這些不同的文化領域取得了哪些超過前人的成就。

所謂華夏民族文化「造極于趙宋之世」，也不是說整個趙宋之世的文化都很繁榮。宋代文化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宋初數十年是宋代文化的基礎建設階段，相繼編纂了《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并大量雕刻佛經，整理醫書。但這只為後來的文化繁榮創造了條件，還未達到真正的繁榮。北宋前期播下的種子，到北宋中後期才開花結果。理學有二程兄弟，史學有司馬光，文學更是群星璀璨，三大文學群體即嘉祐年間的歐陽修及其門人、元祐年間的蘇軾及蘇門四學士、北宋末年服膺黃庭堅的江西詩派，都相繼出現在這一階段，這是宋代文化的鼎盛時期。北宋滅亡并未造成宋代文化的衰落，相反反倒使徽宗朝漸趨沉寂的宋代文化重新振作起來。開禧北伐的失敗才標誌着宋代文化走下坡路，因為著名理學家朱熹、張栻、陸九淵，著名史學家鄭樵、李焘、徐夢莘、袁樞，著名文學家陸游、范成大、楊萬里、辛弃疾，都在此前先後去世，而此後的真德秀、魏了翁遠沒有二程、朱熹那樣高的理論建樹，文學領域的江湖派、永嘉四靈也根本不能與北宋的歐、曾、王、蘇及南宋的中興四杰媲美。加強宋代文化研究還應加強對宋代文化各個領域演變興衰過程的研究。

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庶族地主登上政治舞臺，在文化領域特別活躍，宋主好文，宋代諸帝都好讀書、聚書，組織文臣編書，并對整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寬松的文化政策使宋代士人敢于疑古和創新，科舉制度改革促使教育普及，雕版印刷推動文化普及，等等。加強宋代文化研究還需從多方面研究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及不同階段演變興衰的原因，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編纂《全宋文》使川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積累了豐富的資料，也訓練出一支專業隊伍，形成了以宋代文化研究為中心的研究方向，為系統從事宋代文化研究創造了比較有利的條件。從一九九一年開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起，我們每年出了一輯論文集《宋代文化研究》，現已出到第五輯，發表論文近百篇。《全宋文》基本編完後，全所研究人員已有時間和精力對宋代文化作更深入的研究，撰寫各種專著。為使這些專著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擬以《宋代文化研究叢書》的形式提供給學術界。這樣，既便於研究者個人對某一領域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又便於全所對某些課題組織集體攻關，開拓研究領域，加強研究力度。

兩宋御史中丞考序

自秦一統中國，置御史府司監察之責，以御史大夫主之，事權頗重，實三公之任也。自茲以降，代有因革。逮及兩宋，循唐制而加變化，至其盛時，臺官得兼議論朝政、糾彈百官之責，大凡時政之得失、人物之進退，皆與其依違向背相關，故兩宋御史臺之重，遠駕漢唐之上，而於一代政治之影響至深且鉅焉。爲其所重如此，自宋代以來，名臣良史，多有論述，而蜀中先賢吳灤李焘尤致力於此。焘嘗撰《天禧以來御史年表》、《天禧以來諫官年表》，且欲論其制之大旨。惜兩表不傳，二序僅存，緒言餘論，蘊而莫聞。筆者不揣淺陋，願欲續吳灤之斷簡，補先賢之遺篇，且上溯建隆紀號之初，下迄德祐納土之年，詳考兩宋臺諫官建置、行迹，以成《兩宋臺諫集考》一書，庶幾於治宋史者有所助焉。惟茲事體大，尚須假以時日，始克襄事。然涉獵漸廣，所獲良多，尤於御史中丞之行述網羅殆盡，故先成此《考》以就教讀者。

本書所考御史中丞凡一百六十九人（數任者仍以一人計）。其史書有傳者，則略及生平而詳其執憲之言行。其史書無傳者，則網羅典籍所見而備述之。至若諸書牴牾、曲筆迴護、記載失實、褒貶不當者，皆一一辨證之。

縱觀兩宋之史，仁宗以來御史得人爲盛，有裨時政者良多。其間若杜正獻、包孝肅之流，趙清

獻、唐質肅之輩，犯鱗捋鬚，忠言每發於廷辯，疾惡揚善，諫論時形乎奏篇。咸著直聲，俱播芳名，千載之下尚可想見其風采也。至若宋室中微，權姦擅政，乃有小人，甘爲鷹犬，以天子耳目之官，行權姦取牙之事。置良將（岳飛）於危法，和議成矣，竄名儒（朱熹）於散地，學禁興哉。更有齷齪之尤者，飾智巧以逐浮利，屈膝不爲恥，舔痔以尤榮。呼門生爲恩父，狐假虎威，命妓妾以同名，搖尾乞憐。以此等人膺風憲之任，其不危國害政者鮮矣。每讀史至此，雖皆目扼腕不足洩其憤也。讀者之閱是《考》，或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夫今之人議古人若此，焉知後人之議今人不如是哉，然則世之爲宦者當知所警云。

乙亥三秋，蜀中後學刁忠民自記於四川大學之錚園。

目 次

兩宋御史中丞考序 (一)

卷之一

太祖朝三人

邊歸謙 (一) 劉溫叟 (二) 邊光範 (四)

太宗朝十一人

侯陟 (四) 滕中正 (五) 劉保勳 (七) 辛仲甫 (七) 趙昌言 (八) 張宏 (九) 李
巨源 (一〇) 王化基 (一一) 朱昌齡 (一四) 李昌齡 (一四) 許驥 (一五)

真宗朝十五人

李惟清 (一六) 張詠 (一六) 魏庠 (一七) 趙昌言 (二一) 宋太初 (二二) 溫仲舒
(二三) 呂文仲 (二四) 王嗣宗 (二五) 馮拯 (二六) 張知白 (二七) 凌策 (二八)
趙安仁 (二九) 馬亮 (三〇) 李虛己 (三一) 薛映 (三一)

卷之二

仁宗朝十一人

劉筠（三三）薛奎（三四）王臻（三五）程琳（三七）李及（三八）晏殊（三九）
王曙（四一）王隨（四三）蔡齊（四四）范諷（四六）孔道輔（四七）

卷之三

仁宗朝九人

李仲容（五一）韓億（五二）杜衍（五三）張觀（五八）柳植（六〇）賈昌朝（六〇）
王拱辰（六二）張方平（六四）高若訥（七〇）

卷之四

仁宗朝十一人

魚周詢（七一）楊察（七五）郭勸（七六）田況（七七）王舉正（七七）孫抃（七八）
張昇（八三）包拯（八五）韓絳（八八）趙概（八九）王疇（九〇）
英宗朝三人

唐介（九五）賈黯（九六）彭思永（九八）

卷之五

神宗朝十五人

- 王陶（一〇一） 司馬光（一〇一） 滌元發（一〇四） 吕誨（一〇五） 吕公著（一〇八） 韓維（一一五） 馮京（一一五） 楊繪（一一六） 鄧綰（一一八） 鄧潤甫（一一九） 蔡確（一一〇） 李定（一一一） 徐禧（一一一） 舒亶（一一三） 黃履（一二四）

卷之六

哲宗朝七人

- 劉摯（一二六） 傅堯俞（一二八） 胡宗愈（一二一） 孫覺（一二一） 李常（一二一）
梁焘（一二四） 蘇轍（一二六）

卷之七

哲宗朝五人

- 趙君錫（一二八） 鄭雍（一四〇） 李之純（一四一） 邢恕（一四四） 安惇（一四五）

徽宗朝八人

豐稷（一四六） 王覲（一四七） 趙挺之（一四九） 錢遹（一五〇） 石豫（一五二）
席旦（一五三） 許敦仁（一五四） 朱譸（一五五）

卷之八

徽宗朝十三人

侯蒙（一五七） 余深（一五九） 盧航（一五九） 吳執中（一六二） 石公弼（一六四）
張克公（一六五） 倪東（一六七） 王黼（一六七） 蔣猷（一六八） 陸蘊（一七〇）
王安中（一七一） 陸德先（一七一） 張勸（一七四）

卷之九

徽宗朝六人

李森（一七五） 翁彥國（一七六） 陳過庭（一七七） 郭三益（一七八） 周武仲（一七八）
何㮚（一八〇）

欽宗朝七人

許翰（一八一） 陳過庭（一八三） 李回（一八六） 呂好問（一八七） 徐秉哲（一八

九) 曹輔(一九〇) 秦檜(一九〇)

卷之十

高宗朝十三人

顏歧(一九一) 許景衡(一九一) 王寶(一九四) 王綯(一九六) 張漱(一九七)
李會(一九八) 鄭毅(一九八) 張守(一九〇) 范宗尹(一九〇) 趙鼎(一九〇)
富道柔(一九〇) 沈與求(一九〇四) 辛炳(一九〇五)

卷之十一

高宗朝三十人

趙彌烈(二〇八) 常同(二〇九) 勾龍如淵(二一〇) 廖剛(二一一) 王次翁(二一
四) 何鑄(二一五) 万俟高(二一六) 羅汝楫(二一六) 李文會(二一七) 詹大方
武(二一八) 楊愿(二一九) 何若(二二〇) 汪勃(二二一) 余堯弼(二二一) 章廩
(二二二) 宋樸(二二三) 魏師遜(二二四) 湯鵬舉(二二五) 朱倬(二二五) 汪澈
(二二六)

卷之十二

孝宗朝四人

辛次膺 (二二七)

姚憲

(二二八)

黃洽

(二二九)

蔣鑑周

(二二九)

光宗朝二人

謝鵠

(二三三)

何澹

(二五四)

寧宗朝七大

黃謝深甫

(二三五)

姚愈

(二三七)

陳自強

(二三八)

鄧友龍

(二三九)

衛涇

(二四

卷之十二
附論
宋末未除中丞說 (二四七)

兩宋御史中丞考卷之一

太祖朝三人

邊歸讜 劉溫叟 邊光範炳 雷德驥附

太宗朝十一人

侯陟 滕中正 劉保勳 辛仲甫 趙昌言 張宏
李巨源 王化基 朱昌齡 李昌齡 許驥

真宗朝十五人

李惟清 張詠 魏庠 趙昌言 宋太初 溫仲舒
呂文仲 王嗣宗 馮拯 張知白 凌策 趙安仁

馬亮 李虛己 薛映

邊歸謙（建隆元年在位）

歸謙字安正，幽州薊（今北京市）人，歷仕晉、漢、周。周世宗聞其亮直，擢爲尚書右丞、樞密直學士，以備顧問，復以累朝以來憲綱不振，命爲御史中丞。（宋史卷二六二本傳）

歸謙入宋後事蹟不詳，本傳僅云：「宋初，遷刑部尚書。建隆三年告老，拜戶部尚書致仕。乾德二年卒，年五十七。」考《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之二一所載，太祖朝中丞三人，首列歸謙，次則劉溫叟、邊光範，而劉溫叟建隆元年已除中丞（詳後），則歸謙之由中丞遷刑書必在此年。其遷刑書之後，似曾兼行中丞之職，蓋溫叟丁內艱去位也。茲略考於後。

《古誌石華》卷二六載有邊魯所撰《邊府君墓誌銘》，府君諱敏，於歸謙爲父行，誌文稱歸謙「特齋餘俸，卜葬先靈」，而署其銜則曰「守刑部尚書、行御史中丞」，則是遷刑書之後復行中丞之職也。邊敏之葬在建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劉溫叟「丁內艱，退居西洛，旋復本官」，次年六月即有實居中丞之記載，故疑元年之末至二年之初，歸謙皆以刑部尚書行中丞之職，蓋溫叟雖「旋復本官」，然去位返鄉，備辦葬事，起復還京，非數月時日不能也。

劉溫叟（建隆元年任，開寶四年卒）

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宋史》卷二六二、《東都事略》卷三〇皆有傳。溫